

走向科学大道的修辞学

陈之芥 郑荣馨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走向科学大道的修辞学

陈之芥 郑荣馨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科学大道的修辞学 / 陈之芥, 郑荣馨主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03-06986-7

I. ①走… II. ①陈…②郑… III. ①修辞学—文集
IV. ①H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648 号

走向科学大道的修辞学

著 者: 陈之芥 郑荣馨

责任编辑: 高美然 王晓珑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商: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986-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王希杰

这是江苏省修辞学会的一部学术论文集。主编陈之芥、郑荣馨先生。

江苏省修辞学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了。30年里,江苏省修辞学会团结江苏省的修辞学工作者,为繁荣我国的修辞学事业做了一些工作,虽然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是江苏省的修辞学事业的一个好的起点。江苏省的修辞学队伍形成了,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了新的长征。

江苏省的修辞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现代修辞学是属于现代语言学范畴的。现代语言学是跟传统语文学相对的。中国的传统语文是发达的。其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进一步发扬的。

中国现代修辞学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修辞学著作曾模仿过外来学说,甚至出现过不少抄袭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封闭,落后于他人;另一方面也有学风与文风的问题。这个借鉴、吸收、本土化的过程是应当加以总结的。总结历史,为的是今天与今后。今天的中国修辞学需要把学风与文风问题作为思考的对象之一。

模仿与抄袭,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同样是一个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中国修辞学需要继续引进外国的修辞学理论,但是,应当是本土化,立足于中国各民族语言与修辞学生活,创造出自己的修辞学理论。



修辞学是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修辞学研究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把建立中国特色的修辞学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修辞学应当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我们应当重视现实生活中的修辞学问题,为千百万人民服务。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现在是每天都有新的修辞现象出现,而且,其传播迅速而广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参与创造新修辞现象的时代。现实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新的修辞现象,等待着修辞学家去研究。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的修辞问题,是时代对修辞学研究者的期望。

30年里,江苏省的修辞学所取得的成果是很有限的,许多方面还不很理想,很不理想。“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我们相信,江苏省的年轻一代修辞学家,将推动江苏省的修辞学事业走上一个新台阶。

为了江苏省修辞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我们首先应当加强队伍的建设,团结全省修辞学工作者,同时加强同国内外修辞学家的联系。

科学精神是江苏省修辞学事业的基本保证。我们既反对对中国修辞学的虚无主义,也反对浮夸风气。坚持实事求是。看到成果,鼓舞信心;看到问题,提高奋斗目标。不灰心伤气,不盲目乐观。学术的进步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的。

我们要虚心学习,要善于学习。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才有创新的可能。

最后,感谢两位主编陈之芥、郑荣馨先生为江苏省修辞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江苏省修辞学会将记住为学会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2010年6月3日

目录

Mu Lu

修辞学的现状和发展

评说所谓“修辞学革命”论	1
大力倡导修辞学研究的辩证法	
——兼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	14
谈修辞学“困境论”之争	27
修辞研究,修辞学史,修辞学评论	39

江苏修辞学

学说、学派和学会

——关于江苏修辞学的对话	45
关于第三届汉语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50
第三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54
关于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56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61
我和江苏修辞学会	79
江苏修辞学会学术研究氛围对我的影响	91



学走王希杰先生做学问之路	94
浅谈王希杰修辞理论逻辑结构	103

三一修辞学

三一语言学派及其形成的基本条件	111
试论与三一语言学相关联的两个问题	140
三一理论与国外修辞学	
——试谈三一理论的创新意义	145
三一理论、三一学派纵横谈	
——三一语言学座谈会纪要	157
范畴化理论与四个世界理论	183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195
三一理论与作文评改	207
王希杰:新世纪新探索	218
浅析汉语谐音修辞与王希杰的三一理论	240
从社会发展变迁看话语潜义显化的制约因素	251

学术对话

三一修辞学与三一语言学	258
三一语言学网络对话	267

修辞学研究新成果

修辞研究与“博客”牵手	288
文化视野中的教学语言技巧	300
英汉比喻修辞比较	314

书 评

王希杰《汉语修辞论》读后感	319
王希杰修辞思想的灵魂和基石	
——读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	324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对偶辞格切入的可行性	
——读王希杰《修辞学通论》有感	337
鲜明独特的个性品质	
——简评《会说话就是财富——王希杰语言随笔选》	344
作为理论碎片的语言随笔	351
语海扬帆,碧波荡漾任徜徉	
——读《语海扬帆——王希杰语言随笔集》	361
王希杰语言随笔的价值	
——以《语海扬帆——王希杰语言随笔集》为例	368
后记	381

评说所谓“修辞学革命”论

王希杰

一、引言：所谓倡导“修辞学革命”

2008年1月5~6日,复旦大学举办“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邵敬敏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以《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为题。在这个发言中,邵教授说:“我们要有信心,让修辞学爆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一句话,对修辞学的整体架构重新思考,重新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关注中国修辞学的这场革命,尤其是年轻学者更是身负重任。”^①邵教授以中国修辞学权威满腔热情地向中国修辞学家发出“修辞学革命”的号召,他的言说就像是“中国‘修辞学革命’的一个宣言书”。

邵教授已经吹响了“修辞学革命”的进军号角,在考虑是否参加这场“修辞学革命”,以及采取何种态度之前,应当首先对邵教授的这一“革命檄文”进行一番分析。

二、为何倡导“修辞学革命”

革命的爆发都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革命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陈胜、吴广、黄巾军、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都是当时社

^①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载《修辞学习》,2008(2)。(注:书中以下不再标注杂志社。)



会形势的产物。革命的鼓吹者当然是分析了客观形势之后才提出革命口号的。学术革命既然是革命,那么就应当是学术发展的某个阶段的产物。邵教授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

邵教授指出“严酷的现实”是:第一,修辞学研究理论和方式明显老化。第二,修辞学已经在中国语言学界“边缘化”了。第三,修辞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种“严酷的现实”就是邵教授认为“修辞学革命”的依据。于是,邵教授大声疾呼“修辞学革命”。问题在于,邵教授的“严酷的现实”:第一,是否是事实;第二,这种事实是否“严酷”。

修辞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的确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既然是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责任就不能全部由修辞学负责。

邵教授是语法学家,语法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吗?未必吧。其实同样是至今也没有解决好。例如:跟语义学的关系,跟语用学的关系。三个平面语法学说跟语言学中的语义学、语用学的界线如何划分清楚?

修辞学同语法学的关系搞不清楚,作为语法学家的邵教授,在提出“修辞学革命”的同时,似乎也应当因此倡导来他一场“语法学革命”。

复旦大学的宗廷虎教授等主张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甚至也有人主张修辞学不是语言学。如果修辞学根本不是语言学,那么修辞学为什么一定要在语言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如果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在语言学之中被“边缘化”,正中下怀也,不需要革啥“边缘化”的命。

即使修辞学是语言学,我个人也是如此主张的,也不需要一定

占据语言学的核心中心的位置。^①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学(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小学由音韵、文字、训诂所组成,修辞学并不占据核心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辞学是文艺学的附庸,《文心雕龙》首先是文艺学著作。马建忠《马氏文通》以来的现代语言学中,修辞学也并没有占据核心的地位。既然在中国修辞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中心的核心的地位,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边缘化”的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的弟子宗廷虎,在20世纪提出修辞学是一门显学。我对宗先生说:显不显,人家说。修辞学研究者不需要追求“显学”的地位与帽子。

近30年里,修辞学家经常愤愤不平的是,某些学术刊物不刊登修辞学论文,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不应当用某些学术刊物的不刊载修辞学论文这件事,来证明修辞学被边缘化了,说修辞学落后了。

三、关于“老化”

邵教授说:“修辞学研究的理论和方式明显老化。”邵教授非常形象地说:“如果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相比较,在很多修辞学者那里修辞学好像老牛破车,几乎连步子都迈不动了。”^②结论是:进行一场“修辞学革命”。

何谓“老化”?人老了,就必须退休;理论老了,就得打倒?未必。《周易》老不老?《论语》老不老?《老子》老不老?因为已经“老化”了,就打倒它?五四时期,有的英雄好汉自吹自擂“只手打倒孔家店”,打倒了没?没!学术革命要很慎重。前苏联用米丘林学说来革摩尔根学说的命,是进步吗?不是。我以为我们不需要提出“革《周易》、《老子》、《论语》的命”的口号。

①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

②邵敬敏:《探索新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



老了,不一定就坏,就必须打倒。新东西,也不一定就都好。20世纪50年代,我们推广农药化肥,批评坚持传统农业的农民保守和落后。但是,现在有学者甚至认为,农药、花肥、机器是农业的毁灭之路,传统农业是农业的最佳模式。马克思的《资本论》老了,陈旧了。今天,经济学新理论百花齐放,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重新阅读《资本论》,说还没有过时!

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应当慎用“老化”一词。尤其不可以滥用“老化”的棍子打击他人。学术研究不是变戏法,完全不需要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层出不穷并不表示学科在科学化大道上在大踏步前进。对于学术界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严肃的学者是要认真思考的,不会贸然大唱赞歌。娱乐界要追求新奇,学术界不能追求新奇。

中国语法学和语用学同修辞学相比,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邵教授是语法学家,在这里,他把语法学同修辞学进行对比。其实,不同学科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第一要依据事实;第二要客观,实事求是。关键的问题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修辞学,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之后的中国修辞学,真的完全没有新理论、新方法吗?事实并不像邵教授所说的那个样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修辞学家还是努力工作的,也是取得了相当成果的。邵教授可以反对这些新的探索,但是,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语法学真的就如同邵教授所言,那么样的成功,毫无问题了,不需要前进,就停滞在邵教授的理论体系之上?不是这样的。语法学有语法学的问题。邵教授应当明白,中国语法学并没有走到学术的最高点。对于语法学,其实,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想,中国的语法学家大概不会以为,语法学已经革命到头了的吧?但是如果非语法学界的人闯到语法学界,模仿邵教授挖苦修辞学的这种刻薄话,来指责语法学家们“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

这样说也许刻薄了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语法学界有些朋友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自我陶醉,而事实上,语法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语法学家们,例如邵教授,会怎样反应呢?

四、中国修辞学的现状

邵教授说:“如果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语法学、语义词、语用学相比较,在很多修辞学者那里修辞学好像老牛破车,几乎连步子都迈不动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简称《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这样说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修辞学界有些朋友的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自我陶醉,而事实上,修辞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①

这里,首先遇到一个问题:邵敬敏教授的身份: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如果邵教授是修辞学家,是修辞学界中的一员,那么就应当与同行平等友好地一同探讨修辞学问题。如果邵教授是语法学家,那么到修辞学界,首先应当翻阅翻阅修辞学论著,实事求是,最好说话不要目中无人,还是谦虚点好。修辞学家的信条是:“修辞立其诚”。修辞学研究也需要建立在一个“诚”字之上。“诚”者尊重事实,立足于事实,凭事实说话。“诚”者,诚实、诚恳、坦诚、赤诚之谓也。

邵教授这段话(我不使用“高调”一词,那带有讥讽意味)中,有两个问题:第一,态度,学风,以诚待人,公正地比较客观地评价修辞学研究,还是别有用心,全盘否定,一笔勾销?第二,立足于事实,还

^①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



是胡说八道?

邵教授说:“修辞学界的朋友基本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①

我们知道:“直面惨淡人生”是鲁迅杂文中的用语。

令人遗憾的是,邵教授如此对待修辞学家,却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谁人?哪一部著作?哪篇论文呢?严肃的学者在进行学术论证的时候,指名道姓,提供事实。真正的学者是绝不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的。

陈望道的大弟子、修辞学史家宗廷虎认为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二个里程碑。如果张弓“不敢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盲目乐观、甚至自我陶醉”,何处来的第二个里程碑?其实,宗、邵二先生的观点本身就值得学界同仁商榷!

罗渊博士在博士论文《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转型论纲》^②中提出所谓“转型”,应当是一种质的转变,如果对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盲目乐观、甚至自我陶醉”,那,何“转型”之有哉!

邵教授的师兄弟张宗正教授送我一本《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学》^③,张教授是够资格做邵教授的朋友的,难道能够说张教授“基本上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

①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

②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③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人生”么？

原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供职于复旦大学的刘大为教授送我一本书《比喻、近喻与自喻》^①，也是够得上是邵教授的朋友，能够说刘教授也是“基本上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的么？刘大为教授是《修辞学习》的副主编，邵教授的这篇“修辞学革命论”是他发表的，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修辞学革命论”的。

邵教授的这番话是在复旦大学“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大会上的报告中的一部分。既然是复旦大学主办的修辞学学术会议。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②是吴礼权、邓明以编纂的。如果邵教授的这番话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宗先生等人的那些个当代修辞学史是如何编写出来的呢？

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开创了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宗廷虎、袁晖等修辞学史专家写出了许多部修辞学史，如出版了《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等^③。语言学的其他学科中都没有这么多的史，国外也没有这么多的修辞学史。仅就这许多的修辞学史，也很难把现在的中国修辞学一笔勾销的。

再如年轻学者李晗蕾的《辞格学新论》^④，也决不是“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吧？如果邵教授说，他没有看到过这些著作，那么，邵教授总应当记得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吧。在对修辞学没有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一般不能没有依据的评价。

①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②吴礼权、邓明以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③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

④李晗蕾：《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学者应当尊重事实,严肃的学者决不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

五、革命对象

邵教授提出“修辞学革命”的时候,也分析了中国修辞学的形势。然而,我们老实说:邵教授的这一分析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其态度是很不端正的,缺乏科学精神,目中无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指手画脚,显然背离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如果中国修辞学今天真的需要进行一场革命,那么首先要找准革命的对象,革命对象找错了,怎么革命法?我们曾天天背诵的是:“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邵教授如此大张旗鼓地提出“修辞学革命”,我们要问邵教授的是:革谁的命?谁的修辞学体系必须砸烂打垮?《古文观止》中有大唐诗人骆宾王代徐敬业写作的《讨武则天檄》,可是把革命对象公开的明白的写在标题上的:打倒武则天!邵教授号召我们来革谁的命?

邵教授既坦诚,又含蓄。革谁人之命?邵教授没有明说。让读者来猜谜。就这一点来说,邵教授的这篇“修辞学革命”的论文又不像一篇真正的革命檄文。

邵教授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这样说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修辞学界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页,人民出版社,1971。

有些朋友的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自我陶醉,而事实上,修辞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①革命总是革统治阶级的命。没有革叫花子的命的道理!叫花子是无命可革的!

按照邵教授所言:中国修辞学至今还没有越出陈望道的雷池半步,统治今天中国修辞学的仍然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既然如此,那么,结论是去革陈望道的命,去革《修辞学发凡》的命!

邵教授在复旦大学主办的学术论坛上,提出革陈望道的命,革《修辞学发凡》的命,我们非常佩服他的学术勇气。但是,我们不赞成来革陈望道的命,不赞成革《修辞学发凡》的命。七八十年过去了,没有必要要陈望道为今天的中国修辞学负责。

在我们看来,“修辞学革命论”的倡导者邵教授,第一,对修辞学的形势分析错了;第二,“修辞学革命”的对象是找错了。那么,这样一场“修辞学革命”,其结果就不难想象了。

六、关于两大分野

邵教授要革陈望道的命,革《修辞学发凡》的命。《修辞学发凡》的核心是两大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邵教授倡导的这场革命理所当然从两大分野开始,革消极修辞命。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区分,可能来自日本修辞学家。这种区分在那个时代里是很流行的,连诗人徐志摩也谈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两大分野的理论遇到了挑战,好些学者反对消极修辞,其中最为激烈的是主张“美辞说”的谭永祥。你可以反对、否定谭永祥的主张,但是如果说谭永祥对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是不敢越

①邵敬敏:《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 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